

文化自信与莫言小说中的民俗文化浅析

侯玉峦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重庆市 400000

摘要:文化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前提。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莫言的作品展现了独特的中国地域民俗文化,给世界其他各国读者打开了欣赏中国民间民俗文化的大门。分析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民俗文化,对于展现华夏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民俗文化;莫言小说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向世界展现一个文化多样,不断进步发展的大国形象。“十八大”以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莫言,第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小说所体现的独特中国地域民俗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具有关键意义。

钟敬文认为民间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文化。它既是民间广泛存在的文学艺术,也是历史产物,还是每个时代的回音。民间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莫言的文化王国里,来自高密东北乡的多种多样的民俗文化给世界文学绘制出一幅生动的“高密人民生活图”。通过展现高密民俗文化,莫言描绘了中国特色十足的地域民俗文化,使自己的作品带有丰富独特的中国民俗气息,使东方悠久神秘的乡土民俗文化登上世界文化舞台。

一、民俗文化在莫言小说中的体现

莫言的文化王国包含诸多作品,其中很多小说中都展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民俗风情,不仅展现了华夏民族优秀的民俗文化,同时传播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文将选取莫言的众多代表作中的三部小说,具体阐述其描绘展现的中国特色地域民俗文化。

(一)《红高粱》

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红高粱》呈现了独特的高密地域文化,使读者体验了由民俗文化带来的审美愉悦感。

基金课题:重庆旅游职业学院2021年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YJKG2021007)

作者简介:侯玉峦(1989.01-),女,汉,河南周口人,助教。

红高粱在高密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北宋时,高密又名高密县,归密州管辖。北宋的著名文豪,苏轼曾在密州做知州,在《黍麦说》中,他写道自己在高密的时候,曾用高粱酿酒。高粱因为能够很好地适应高密当地的气候,产量高且稳定,因此,一直是当地人民的主粮。

抗日战争时期,茂密的高粱地被亲切的成为“青纱帐”。《红高粱》开篇就用“洗洋的血海”和“紫红色影子”描绘出一幅壮观的高粱秋收图。红色高粱地是主人公的爷爷和奶奶的传奇故事发生的场所。高粱地既是《红高粱》整个故事发展的重要场所,也是高密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粱酒的来源。“奶奶”的酒坊又可以酿造出整个高密最受欢迎的高粱酒。《红高粱》里,给罗汉大叔复仇前,众人喝的也是浓烈的高粱酒。由此可见,高密本地对红高粱的喜爱之情。

高粱田不仅是“红高粱”整部小说故事向前发展的核心地点,同时也是高密人民喜爱的生活调剂——高粱酒的原材料产地。主人公奶奶的酒厂出产高密最受人喜爱的高粱酒。在小说《红高粱》中,高粱酒是众人给罗汉大叔报仇之前的践行酒。由此可见高密当地人对红高粱的喜爱。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民间嫁娶民俗仪式中,新郎带着花轿去迎亲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新娘乘坐的花轿常见的有四抬大轿和八抬大轿两种,整个轿身大多是用红绸或者红缎面料制作而成,而且轿身面料上多装饰有彩绣。轿夫们也有相关要求,例如,需身体强健有力且熟知抬轿的技能操作。他们必须行动整齐划一,抬轿步伐需和谐一致,行动配合要默契十足。如果新娘子迟迟不愿上花轿,导致出发时间比较晚,轿夫们将会在抬轿途中故意摇晃或颠轿,让新娘无法坐安稳,笑闹取乐,以此作为对新娘子迟上轿的惩罚。一般情况下,除了轿夫,成双成对的吹鼓乐手也是新郎迎亲的标配,以求喜庆吉利

的婚礼气氛。

《红高粱》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新郎带花轿迎亲图：轿夫们赤膊上阵，裤子又肥又大，花轿上的龙凤呈祥图案，年久掉色暗淡的红色轿帘，这些无不展现着高密浓郁强烈的地方特色。主人公的奶奶被塞进这样一顶四抬大轿里，轿外的唢呐声仿佛在为奶奶的悲惨命运哀叹。因为轿夫们故意使坏抖轿，主人公奶奶无法坐稳，不得不用双手牢牢抓着坐板。主人公爷爷就是折腾新娘子取乐的轿夫之一。莫言以细腻的笔触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高密当地，民间花轿娶亲，这一古老的民俗习惯。

作为山东民间技艺“三绝”之一，高密剪纸具有取材广泛，象征意味强，造型朴实，粗犷夸张中不失清秀等特点，传说，神话，戏曲，虫鱼，花草，走兽，飞禽和人物皆可为剪纸的主题。高密剪纸反映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审美观。

《红高粱》中，成为酒坊东家后的某天，主人公奶奶看着新糊的白白的窗户纸，拿起剪刀，就开始剪窗花。她剪了一只挣脱美丽牢笼的蝴蝶，在笼盖上，展翅高歌。然后，她又剪了一只漂亮可爱的小梅花鹿，更神奇的是，一枝红梅花从它的背上发芽并生长。这些具体的窗花描写无不向人们展现着高密剪纸这一民俗的奇特构思和深厚文化底蕴。

（二）《檀香刑》

《檀香刑》因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民俗活动，来自民众生活的地方方言，有血有肉的小说人物形象，呈现了一个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王国。

《檀香刑》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真实的民间社会，各种民俗活动随处可见。例如，作为小说女主的孙眉娘会和人比脚的大小，四月十八日这天要去看望知县夫人，孙丙开设的神坛等。《檀香刑》用一个完整的篇章，专门描写“斗须”这一民间活动。自古以来，民间生活里就有许多的斗戏活动，诸如，斗鸡，斗羊，斗牛，斗蟋蟀等，斗戏是民间杂艺的一种。时光流转，有些斗戏流传至今。在各种各样的斗戏中，比赛双方能在斗中获得奖励，同时满足自身的好胜心，观众们也乐此不疲。

茂腔的听众大多来自山东胶州和高密一带，以民间地方小调——“老拐调”为基础，后来，又吸收当地的肘鼓子戏，逐步发展衍变而来。这种被当地人叫做“打冒”的唱腔，最终发展为茂腔。“轴棍子”是茂腔的旧称。旧时，民间艺人把多幅画轴带到演出地，演唱之前，用高棍把画轴撑起，在九环狗皮鼓伴奏下，依照画轴所画内容，逐一演唱。画轴所画内容大多为请神明保佑、驱鬼辟邪、许愿还愿、升官发财等内容。表演者边

唱边跳，神似巫婆跳大神。画轴流转于木棍之上，遂得名“轴棍戏”。山东胶州的民谣曾描述过这样的场面，一听到茂腔，应该贴到锅里的饼子被贴到了锅沿上，应该锄草的锄头锄到了禾苗上，绣花针扎在了指头上，茂腔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檀香刑》小说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茂腔演出。主要演员是孙丙、眉娘、钱丁等，配角是袁世凯和德国人，观众是高密的老百姓。《檀香刑》中，猫腔在促进小说故事情节发展方面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现实生活里，茂腔在农村妇女群体中非常受欢迎，茂腔的演出内容，多取材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二小戏”和“三小戏”是茂腔的基本戏。茂腔在《檀香刑》被称为猫腔。虽改名为猫腔，它继承的是带有浓厚传统民俗色彩的茂腔精神内核，即扎根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反应农村妇女们真实的生活愿望。猫腔不仅唱出她们无法诉诸于口的愁苦心声，而且展现她们的灾难和不幸。所以，猫腔与民间妇女的生活情感紧密相连。贯穿小说的猫腔唱词与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发展情节深度融合，淋漓尽致的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例如，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孙眉娘自幼丧母，缺乏父亲关爱，丈夫是丑陋的智障，虽天生貌美，但因一双大脚，被恶婆婆欺压，与县老爷钱丁的关系同样不被世人接受，最后，不得不面对亲爹被公爹杀死的悲惨结局。不得不让人为其不幸的人生哀叹。猫腔是故事人物发出的悲腔，悲鸣那个年代，高密民间人们的惨痛的现实生活；又是底层人民的强烈呐喊，嘶吼着控诉上层统治阶级的残暴。莫言用猫腔这种民俗技艺展现人性的阴暗面，揭露在历史中，现实中甚至人们心中的酷虐文化。《檀香刑》里，孙眉娘的芳浪言语、赵甲的狂放言词、小甲的傻人傻语、钱丁的怨恨发声，角色不同，话语不同，共同汇织成一幅民间生活的真实图景。

《檀香刑》采用了戏曲说唱的基本形式，凸显了小说的音韵性的同时，也展现莫言对中国传统民间技艺的热爱。小说中有很多俗语，方言和俚语。小说句式大多是四字短句，和唱词一样，节奏感强。民间故事的奇幻，民间唱调的凄婉和民众狂热表演的愚昧，是莫言带给读者的地域特色十足的民俗文学。

（三）《蛙》

打破常规的形式，引发人们思考的题材和涵义丰富的民俗文化意象，三者共同为《蛙》摘得“矛盾文学奖”桂冠起到了关键作用。

“蛙”和“猫头鹰”意象贯穿整本小说，具有深厚民俗内涵，展现民间的母神信仰理念。这种思想以更古老的生殖崇拜信仰为发端。

《蛙》中“蛙”的意象多次出现，蛙在小说中被迫有灵性的一种动物。小说中写道：我家族宁愿饿死，也绝对不会吃青蛙。整个家族的人都非常讨厌吃它的人。莫言所要表达的“蛙”，完全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而是在民俗文化中，一个母神化身的文学形象。从古至今，母神依旧在大众的心底占有一席之地。观音菩萨、女娲娘娘、麻姑和西王母都是母神崇拜孕育出的母神形象，她们都象征着美丽，慈爱和生育，是民间文学作家的歌颂对象，在民间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丰富了人民大众的想象。作为母神动物化身，“蛙”和母神在一起就是“女蛙”。远古时期，因为青蛙的水陆两栖生存能力，规律的外形变化和比人类强大的生育力，在神话传说中，它被赋予众多神通，比如创造力和再生力等。

这些神通能力均来自母亲。与母亲孕育婴儿一样，蝌蚪也是青蛙创造的产物，二者都是孕育者的角色。正是这种相似性，先民们把青蛙和母亲关联在一起。对强大繁殖能力的渴望和把女性生育神圣化的理念共同孕育了中国特色的“女蛙”一母神崇拜。

与“蛙”的形象相对比，“猫头鹰”展现母神神性黑暗的另一面。心理学家将母神神性分为两个方面，“善良可爱的母亲”和“黑暗可怕的母亲”。二者代表着生存与死亡、善良与罪恶、慈爱与凶狠。

在小说《蛙》中，“蛙”与“猫头鹰”展现的母神信仰和母神崇拜正是它们的民俗文化内涵。在久远的知母不知父的时代，来自古老生殖崇拜的母神信仰，是古人的全部注意力中心。生殖能力，是女性的标志，决定女性在神话传说中的地位，是催生母神信仰产生的基础。小说里，蝌蚪赞美“蛙”，实际上是赞美女性的生殖能力。

二、民俗文化在莫言小说中的作用

促使莫言的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的因素必然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莫言故乡的民俗文化对其深深的潜移默化。莫言曾坦言，故乡的独特民俗文化对他的作品影响巨大。高密的剪纸和茂腔等民间艺术，它们如同无处不在的空气一般，滋养着莫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莫言，当他开始文学创作时，已经刻入骨髓的民俗文化元素必然出现在其作品中，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关于自己感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理由，莫言总结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真实日常生活，给世界呈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和风情。文学评论界

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广泛传播，能够荣登诺贝尔文学奖榜首，原因在于其描绘展现的浓郁的中国民俗文化风情和深深的文化自信。而这些民俗文化是璀璨的中华文化王冠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三、结语

华夏文明跨越上下五千年，是古代文明中延续性顽强的一支。所以，古老灿烂的民俗文化不胜枚举。但由于近代的落后，被西方列强侵略蹂躏，不少国人不自觉的对西方文化高看一眼，认为它比本土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更时尚，此种畸形的观点导致一些年轻人轻视自己国家的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蚀。他们喜欢汉堡炸鸡胜过米饭馒头；爱听摇滚说唱甚于戏曲相声；追捧外国明星超过民族英雄。长此以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丰富民俗文化将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文化自信更是无从谈起。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众多来自中华民间的民俗文化，在给读者传递本土文化习俗传统的同时，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文学界的文学自信。从这位乡土作家的小说出发，深挖其中蕴含的民俗文化意向，给现代的年轻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此举对于传播中国优秀民俗文化，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 [2]张金晶.莫言小说《红高粱》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2014（8）.
- [3]刘云艳.民间小戏里的大狂欢一试从民俗学角度解读《檀香刑》.长江师范学院学报[J].2008（1）.
- [4]山曼等.山东民俗[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M]，1988.461-463.
- [5]赵云洁.民族性格与乡土习俗—莫言小说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2014（6）.
- [6]许少纯.论莫言小说《蛙》中“蛙”与“猫头鹰”意向的民俗意味.钦州学院学报[J].2013（4）.
- [7]周梦博.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莫言小说的意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J].2014（5）.
- [8]布小继，马建荣.民间文化的莫言建构—以《生死疲劳》、《檀香刑》为中心.作家杂志[J].2013（5）.
- [9]灌林.近年莫言小说评论漫述.福建论坛（文史哲版）[J].1987（5）.